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挽手,与我同行

● 陈宏光 著



挽手,与我同行

● 陈宏光 著

挽手，与我同行

陈宏光 著

出版发行：中国工人出版社（北京安外六铺炕）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：北京大兴沙窝店印刷厂

开本：787×960毫米1/32

印张：9

版次：1993年7月第一版

199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：ISBN 7-5008-1383-x/I·335

定价：5.00元

目 录

- 1. 话说鸳鸯楼 (小说)
- 56. 挽手，与我同行 (报告文学)
- 95. 清明，又逢清明 (小说)
- 168. 我心我血铸青山 (报告文学)
- 184. 走向绿洲 (小说)
- 195. 南风不抒情 (中篇小说)
- 258. 妈妈祝我幸福 (小说)
- 269. 野熊沟 (小说)

话说鸳鸯楼

一、没有参与“闹事”，而又顺顺当当搬进鸳鸯楼里结了婚的，男子汉中有两个人……

鸳鸯楼——名字多动听！多喜气！

是的，不错，楼里住满了新婚的小夫妻。

你一定会推测出：那幢楼里闪现着一对对情切切的倩影，飘散着小家庭的甜香气味，过多的缠绵在楼道里缱绻流连，让人站一会儿便舍不得离去……哦，鸳鸯们的楼！对不？

你错了！我们这幢楼有点儿特别。

在我们鸳鸯楼的住户中，一年到头的漫长日子里，难得有几对齐全的“鸳鸯”。

立秋之后，是大西南边疆峡谷丛林地区的所谓“干季”开始，正是野外地质勘探工作非抢不可的黄金时节。特别是打年初实行了“地质项目投资承包制”，地质六队各分队争先恐后地提前出野外。男子汉们全走了！

鸳鸯楼里没啥热闹，各家各户几乎都只剩下一个

个单身的年轻女人。新婚不久的女子离开丈夫，尤其将是久别，都会感到惆怅与寂寞。在地方厂矿工作的，行影孤单，深居简出；在本队机关上班的，由于不再有姑娘时的调皮，也极少涉足交际场所。一整幢楼，俨然一座“女儿国”——这恐怕是只能在地质队基地才会有的罕见现象吧！

只有两户是例外，男主人在家。

一个是尚未经省局组织部批准的队团委书记赵杰。因为要筹备将于年底召开的“团代会”，他没有离开机关。

另一个是徐亚宁，生产技术科最年轻的工程师，刚刚随地质矿产部组织的援外项目考察组从东非回国，正忙着整理有关资料。

很自然，这使其她的单身女人们很羡慕赵杰的妻子阿惠、徐亚宁的妻子乔娜，甚至是妒忌她俩。难怪，谁会留恋长相思的苦恼呢？况且都是才结婚没有两年的新媳妇。

赵杰家和徐亚宁家是邻居，紧挨着住在这幢简易宿舍楼的东头，门前是一条共用的带栏杆的外走廊。他俩都很忙。

没人注意到，这是非常偶然的巧合。

说实话，鸳鸯楼名字动听，那副样子可实在够寒伧的了。砌楼的灰砖烧得不够火候，灰青二色参差；旧式的瓦盖屋顶上，沙灰抹得七凸八凹；用废钻杆焊成的楼栏杆，油漆剥落，锈迹斑驳……处处显露着仓促施工的

痕迹。这和不远处早先建成的“高知、干部楼”，和稍远些的办公楼及电算站的堂皇气势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

鸳鸯楼住的全是擦了知识分子边的年轻人。决定盖这么一座不伦不类的简易楼，实在是迫不得已，是地质六队领导们仓促形成的一项应急措施。

三年前，年轻人闹过一次事。

不知谁领的头，一群早就领过结婚证的“大男大女”们相约着一起挤进了党委办公室。他们已经不相信行政科的无限期的拖延推委之辞，公然宣称，如果队领导不拿出办法解决他们的住房困难，只好“暂借”机关的几间办公室——结婚！生“小爬山的”！这批人，大半是经技术考核从青年工人中提拔的技术员，也有才毕业不久的大、中专生，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”一时还轮不上他们。他们又都是野外生产第一线的主力部队，有着爬山汉子的粗野气，火气挺旺，糊弄他们是不行的。

党委早想解决，无奈力不从心。

在那种剑拔弩张的情况下，除了安抚，党委当众许了愿：三个月后有房子结婚。经研究再三，破例冒险批准动用工会名下的“职工福利基金”，凑上盖电子计算站剩下的基建尾数，勉强而又迅速地盖成了这幢简易宿舍楼。近几年，地质队纷纷从山旮旯里搬到中、小城镇附近，住房问题象爆炸似地涨大着，按说六队党委的决定算难能可贵的。新楼落成，由工会给命了个颇含风雅的名字，就是“鸳鸯楼”。那张写着这三个大字的红纸，早已被风雨刮得不知去向，而“鸳鸯楼”却叫顺了

口，流传至今。

事过之后，党委刘副书记曾正式向党委建议过：“这次聚众闹事，是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，应当严肃处理带头闹事者，并且清查幕后策划人！”这代表一部分干部的情绪。

那时尚未离休的老书记一笑置之：“查个啥？应当由我们写检查哩！”

没有参与“闹事”，而又顺顺当当搬进鸳鸯楼里结了婚的，男子汉中有两个：赵杰和徐亚宁。

那时，赵杰还是宣传科的干事，他和阿惠也领过了结婚证，同样没房子结婚，但是他就在机关工作，不赞成也不相信小伙子们“暂借”办公室的做法。正是百废待兴时，领导有领导的难处。新楼启用后，他在省报发表了一条通讯，题目是：《省地质六队年轻人喜住“鸳鸯楼”》。

徐亚宁是自愿屈就到鸳鸯楼的。

乔娜的爸爸是省局政治部主任，在全省地质系统都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。徐亚宁结婚，行政科已经安排了住房，在另一幢楼里，原打算跟鸳鸯楼住房一起宣布。无奈，徐亚宁本人不干，他偏生喜欢住没有厨房、卫生间的鸳鸯楼，行政科只得听其自便了。

二、“在国外省吃俭用买大件，这才叫会过日子，中国人的美德！象你呀，当到局团委书记也出不了国。去去，吃你的面条去吧，我的布尔什维克……”

天不亮，徐亚宁和乔娜便动身去县城提货，还喊了身强力壮的大雷当帮手，蹬了一辆借来的人力三轮车。不借用队上的汽车拉私货，徐亚宁很注意这些细节。

七点半，他们已从火车站返回了县城。

说是县城，其实只能算个边疆小镇。

这时，太阳迟迟地刚在老爷岭峰巅露面，而镇子里的早街子（就是早集）却已经到了最热闹的时候了。

空气中还浮动着一层薄薄的雾霭，这一片不同时代的各色建筑物变得朦朦胧胧。只有一条街，大雷蹬着三轮车，徐亚宁和乔娜在左右扶持着，从万头攒动的集市上穿过。

“肠旺米粉——”

“鲜鱼，才出水的鲜鱼呀！”

“进口服装，减价大处理喽！”

“菠萝蜜！菠萝蜜！”

……

在喧闹嘈杂、南来北往的人流中，三轮车上载着花花俏俏的大包装箱，仿佛突起于人头之上缓缓移动，非常引人注目。大雷身上只穿件小背心，露着健壮的腰身

和臂膀，大声地喝着：“让一让！来啦！车来啦！小心碰着哇……”行人尽量让路，又好奇地观望。

三轮车象条船，在人河里飘过来。

“嗨！洋货！”有人喊了句。

“电冰箱、彩电、洗衣机，全啦！”

“兄弟，哪儿弄来的俏货？”又有人问。

大雷乐了：“伙计，远啦！从达累斯萨拉姆……”

问话的懵了：“达拉……姆？”

“想想在哪个洲吧！”大雷把车铃捺得一阵乱响，回头喊了句“让开啦！让开……”

人更挤了。徐亚宁被挤得身子紧贴在手扶着的纸箱上了，他担心挤着了妻子。抬眼看，平常娇弱的乔娜此时兴奋异常，左顾右盼的毫不在乎人群的拥挤，脸上更显得光艳照人。他这才放了心。车子行进得更慢了。

好在街道并不长，不一会儿便挤了出来。

大雷在公路旁停下车：“乔娜，坐上！”

乔娜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不用，我不累，眼看就要到队上了么。”说着揩揩汗。

正谦让间，只见一辆红色摩托车，迎着他们飞速驶来，驾车的男人戴着头盔，看不清面目，后座上坐着位穿连衣裙、戴太阳镜的时髦女郎，裙裾和头发都被风吹得朝后飘着，露出一双穿着长丝袜的秀腿……

摩托车飞驶过三轮车一大截之后，突然“嘎”的一声刹住车，那女郎侧转回身，挥手叫了声：“咳！乔娜！”

乔娜上前一步，应道：“哎——”

女郎并未下车，大声说：“替我请个假，说我上医院！”说罢，伸手拍驾摩托男人的背脊：“走！”摩托喷出一股青烟，朝着小城郊外的山里驶去。

“这是谁呀？”徐亚宁问。

乔娜笑着回答：“才出国几个月，连咱们鸳鸯楼上的人都不认识啦？”

大雷插话：“丁丽萍，乔娜她们电算站的呀！”

徐亚宁不由瞟一眼摩托车驶去的方向，惊讶地又问：“那——开摩托车的是她爱人小董？”

大雷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她爱人？嘿嘿，早出野外去了。”

徐亚宁仍不解地：“那她——”

乔娜大声说：“快走吧！走吧！”

三轮车到来，在鸳鸯楼引起了小小轰动。

一群年轻的女人围上来，有的端着饭碗，有的提着水桶，在赞叹声中也有人开玩笑：

“乔娜，你们那个小屋摆得下么？”

“出国能让带间房子回来就好了！”

当大家发现，在三大包装箱后面，还绑着一辆非常小巧的带变速器的女式自行车时，女人们更加七嘴八舌了。

“哎哟！这车是电动的吧？”

“真小，比二十吋飞鸽还小呢！”

“亚宁，专给媳妇买的？”

“还是出趟国好哇！”

.....

乔娜和徐亚宁一起解着绑纸箱的绳子，嘴里还应答

着女人们的玩笑话。大雷点燃了一枝香烟，代为介绍：“这车，新型飞利浦，双排档带时速表——人家亚宁在国外旧货市场买的。猜多少钱？十五美元，便宜呀！”

楼上，赵杰靠着栏杆，正端着碗面条嚼着，听到这，不由大声冲着楼下喊：“我说徐亚宁，出国三个月就买回四大件，你八成是整天尽吃黑面包就盐巴水了吧？”

楼上楼下，响起了一片女人们清脆的笑声。

徐亚宁不置可否，挥手朝赵杰扔上一包烟来，笑着说：“抽烟吧，宣传家。”

大雷赶忙补充：“真正英国三五！”

女人们开始帮助乔娜往下抬纸箱子。

乔娜边抬边向女人们说：“……出国期间，每天有九点五美元的伙食费，让自己吃。亚宁吃得少，一天只用一个多美元，这才攒下点来。不过，出国的差不多全这样，要不然能买什么东西？”

楼上的赵杰听到了，嘟囔了一句：“全这样？哼，那可真算露了中国人的脸……”

“露什么脸？”站在他身旁的妻子阿惠，一直全神贯注地看着楼下卸车，听见赵杰的话，狠瞪了他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在国外省吃俭用买大件，这才叫会过日子，中国人的美德！象你呀，别说是个代书记了，当到局团委书记也出不了国。去去，吃你的面条去吧，我的布尔什维克同志！”

阿惠的眸子里闪过一股不愉快的兆头。

女人的贪婪很可怕。赵杰这样想。他不再说什么，几大口把碗里的面条吞下去。

阿惠不愿再看热闹，转身进屋去了。

楼下的女人们还在说笑着，大概冰箱搬下来了，大雷正喊：“注意！不能倾斜！”

赵杰在公用水管下冲着碗，脑子里忽然想起一件不相干的事：楼下芳芳的孩子小宝，昨晚发烧，不知热度退了没有？

三、……芳芳顿时觉得心里荡起一股暖流，也有了底。作为地质队员的妻子，平日里的难处有谁知道呢？

小宝的热度果然没有退。芳芳彻夜未眠。

生活，对于每个男人和女人都是不容易的。县纺织厂女工芳芳，她的爱人薛健远在马家坪工作，难得回来一次，刚满周岁的儿子小宝一病，芳芳肩上的担子就太重了。

鸳鸯楼的女人们围在楼梯口观赏乔娜家新买的家用电器时，只有芳芳没有心思关心，她正忙着给小宝熬药。人们也没有注意她。

芳芳住在楼下最东头的那间宿舍里。

小宝总是咳嗽，热度也不见退。昨晚芳芳抱他到队医务室看过，医生说是支周炎转为肺炎，建议她带孩子到县医院治疗。孩子闹腾了一夜，天亮前才睡着了。

芳芳找到一包前回小宝得急性肺炎时开的中药，她把小煤油炉端到门前的楼道里，蹲在那儿，给小宝熬药，想让他醒了先喝一次。

煤油炉上的药罐“咕嘟咕嘟”地响着，灯芯里冒出呛人的青烟，使芳芳不由地又皱起了眉头……全怪这炉子，她想。

确实，是怪这炉子。芳芳生下小宝后没有奶，全靠煮奶粉来喂。白天还好对付，夜里可非得在屋里煮奶不行。不到十四平方米的一间住房，煤油炉一点着，那烟味呛得芳芳都受不了，何况小宝呢？

又是肺炎！厂里能不能准假呢？

芳芳眯起眼睛，吹了吹药罐上泛起的沫子，用筷子拌了下药，望着药罐发起愣来……

三轮车旁，那群女人还在笑着……

“铃——”上班的电铃声骤然响起来。

“哇——”房间里，小宝被惊哭了。

芳芳慌乱地在衣襟上抹抹手，小跑着进屋去照料孩子去了。哭着，小宝又咳起来。

各家的房门不断关闭，楼上的人匆匆地下着楼梯，现在考勤卡得很紧，迟到了扣奖金的分，大家忙着赶去上班。

“我也得走了！你们忙吧！”大雷说。

徐亚宁亲热地一拍大雷的肩膀：“晚上，带你女朋友来吃糖！”

赵杰边扣着衬衫钮扣，边从楼梯上走下来，冲徐亚

宁说：“时髦的话——恭喜你发财了！”说罢便走。

徐亚宁扬眉一笑：“拿穷人开心？”

赵杰朝前走了几步，忽然看见了芳芳，他不由地停住了脚步……

芳芳抱着小宝，满面愁容地站在房门口，看着去上班的人们，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儿。失眠、不安、焦虑过度使她分外憔悴，人象老了一大截。小宝半睡半醒，躺在她的臂弯里。

赵杰跨上两步，问：“小宝怎么样？”

芳芳蹙着双眉，颤颤地说“小宝他……热度一夜都没退，好象是——”言语里透出疲惫与惊惶。

赵杰一惊，他大步迈上台阶，把手按在小宝头上，摸了摸：“哎呀！热得不轻呢！赶快送他去医院看看吧！”

“嗯，嗯，”泪水在芳芳眼里打转，她昂起头，看看赵杰，又说：“熬了一夜，我……脚底下象踩了棉花，头也昏得不行……你能不能给薛健打个电报？”

“走！我送你们去！”赵杰说着，蓦地眼睛一亮：“巧了，徐亚宁这儿不正好有一辆三轮车么？”他跳下台阶，便去推三轮车……

听了这话，芳芳顿时觉得心里荡起一股暖流，也有了底。作为地质队员的妻子，平日里的难处有谁知道？尤其她不是本地质队的职工，娘家又远在乡下，丈夫只要一出野外，便全靠自己独立支撑。不容易呀！

“来！快上车！”赵杰喊。

芳芳连家门都忘记关了，抱着小宝吃力地爬上了三

轮车，便软瘫在三轮车上……

赵杰推了几步，跨上车座蹬了起来……

阿惠在二楼栏杆旁看见了三轮车。

“通通通”一阵楼梯响，阿惠面带愠色出现在楼梯口。她冲下台阶，赶上两步，朝三轮车大声喊：“赵杰！你是干什么去呀？还上不上班啦？”

“上医院——”赵杰头都没回。

倒是车上的芳芳，朝阿惠感激地笑笑。

阿惠赌气地移过目光，气得叹了口气。

乔娜走过来，咯咯一笑，说：“阿惠，让他去吧！谁不知道你们家小赵，人家是热心党员嘛！”

站在楼梯口的徐亚宁，叫了声：“乔娜，你——”变成一句，“——来搬东西吧！”

乔娜转身朝台阶走去。

阿惠没回头，用牙齿咬着下嘴唇，胸脯一起一伏。她再也不愿看三轮车的影子，扭身朝办公楼跑去……

人都走完了。鸳鸯楼静悄悄的。

徐亚宁和乔娜并肩站在楼梯口，看着阿惠的背影，谁也没讲话……

半晌，乔娜说：“咳，抬呀！”

四、这年头，“政工”这碗饭可不大吃香，团委书记也不是令人羡慕的差使。赵杰并没有盼着局里能正式批下来……

直到晚上，阿惠还生着赵杰的气。

其实，阿惠心里是很爱丈夫的。他俩都是山沟里长大的地质队子女，从小在一个队的学校里读书，又是一起被招工来六队报到的。赵杰考取了省局办的职工大学，分别使他们产生了爱情。两年的离别，无数的缠绵的情书，爱情渐渐成熟。赵杰毕业以后，很快他们便领了结婚证。年初，赵杰被调到团委主持工作时，阿惠还很得意过一段，觉得丈夫终于混出个人样儿来了。不过，很快地她又灰心了。因为赵杰一点儿也不看重这个新职务，竟闹腾着宁愿调回野外分队去？

阿惠认准了一个理：不管怎么改革，当官的总比爬山的舒服，起码是长年蹲在机关，坐办公室。既然上头让你干，你就是模是样儿地干呗！

她早想管管赵杰，让他收收心。

吃罢晚饭天就黑了。赵杰让她赶着缝一下白短袖衫，说已经没的换了，她赌气说：“你反正有的是力气，有能耐自己缝！”

“达达达达……”赵杰真的踩起缝纫机来。短袖衫只差订口袋，他不想和妻子斗嘴。

阿惠摇着扇子，冷眼旁观。

机器一会儿倒轮、一会儿断线，赵杰拙手笨脚地忙